

贵州的乌江,在我心中一直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印象,这源于儿时看过的电影《突破乌江》。影片中,乌江的险峻令人胆寒,那汹涌的江水、陡峭的江岸,仿佛都在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。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我与通川区摄协的朋友一道前往贵州沿河县,从水路探寻乌江,亲身感受其魅力。

此次行程选定的是,从沿河县思渠镇到县城这段乌江流域。登上游船后,我们各自寻得心仪的位置坐下,静等游船启航。等待的间隙,船长老冯热情地与我们闲聊:“从思渠镇码头逆流而上至沿河县城,约30公里的乌江,沿途风光那叫一个旖旎,堪比长江三峡!”听闻此言,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怀疑。虽未曾去过三峡,但通过视频、图片,也曾领略过三峡的壮美,其声名远扬,乌江真能与之媲美?

思渠镇码头位于乌江下游,是一处极为宽敞的江湾。站在船上望去,碧绿的江水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,澄澈透亮,将古镇的全貌清晰地倒映其中。古镇对岸的半山腰,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民居,白墙黛瓦在绿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静谧祥和的世外桃源画卷。

下午三点半,随着悠长的汽笛声响起,游船缓缓启动,开始逆流而上。思渠镇的轮廓在我们身后渐渐变得模糊,古镇的喧嚣也逐渐远去,取而代之的是江水流动的潺潺声和微风拂过耳畔轻柔的呢喃。几分钟后,原本宽阔的江面开始悄然收窄,仿佛一条丝带被慢慢束紧。船行至峡口时,再次拉响汽笛,那嘹亮的汽笛声在幽深的峡谷中久久回荡,余音袅袅,给这静谧的乌江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入得峡谷,江面愈窄,百余米宽的水流看似平静无波,如一面光滑的镜子,但当你仔细观察,便能感受到那平静表象下暗涌的力量,仿佛一位内敛的武者,虽未崭露锋芒,却蕴含着无穷的能量。两岸距离江面高约两米处,裸露的岩石呈现石灰白,那是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,是枯水期和丰水期的分界线。这些岩石历经风雨冲刷,表面光滑而坚硬,没有一丝草木生长,仿佛在诉说着江水的威力与无情。

低缓的山坡逐渐高耸陡峭起来,峡岸之上,奇峰突起,形态各异。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,有的似仙女亭亭玉立,有的像巨兽蹲伏守望。巨石壁立嶙峋,表面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纹路,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杰作。藤萝沿着峭壁肆意攀爬,如绿色的丝带缠绕在岩石上,为冷峻的山石增添了一抹生机。偶尔,两岸峭壁之间会忽现一道飞瀑,宛如一条白色的绸缎从高空垂落,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飞瀑落入乌江的瞬间,溅起无数珍珠般晶莹剔透的水珠,在空气中形成一层薄薄的水雾,如梦如幻。此时,若有阳光穿透峡谷,洒在飞瀑之上,便会折射出五彩



乌江画廊游记

□文/图 陈宏(四川)

斑斓的光芒,宛如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江面,美不胜收。

江面上,不时能看到白鹭优雅的身影。它们或低空盘旋,洁白的羽翼在阳光下闪耀;或轻轻掠过水面,细长的爪子点起圈圈涟漪;或突然腾空而起,直冲云霄。白鹭与乌江的山水相映成趣,构成了一幅灵动的自然画卷。

乌江山峡之美,最负盛名的当属黎芝峡。清晨时分,我们曾登上山顶拍摄日出。站在山巅俯瞰,乌江宛如一条洁白的丝带,蜿蜒曲折地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峡谷之中。两岸绝壁之上,袅袅炊烟缓缓升起。日出时分,金色的霞光如利剑般划破天际,将群山渐渐照亮,原本淡蓝冷色的群山瞬间被染成了暖色调,仿佛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。江面的晨雾在霞光的照耀下,流动得愈发迅速,使乌江更像一条奔腾的白色巨龙。

我有些好奇黎芝峡名字的由来,于是拿出手机搜索。原来,“黎芝”二字,竟是古人对自然奇观的浪漫注解。明嘉靖《思南府志》载:“滩右有黎芝光焉”,故而得名。百度对“黎芝光”的描述更是引人入胜,据说在晴天时,右岸飞瀑高挂,从峡顶透过树枝洒下的一束束阳光,在水雾中折射出五彩光环,峡中滩多弯急,险滩上狂澜翻滚,白浪滔滔,转眼间又波光粼粼。如此美妙绝伦的景色,我们此次却未能遇见,心中不免有些遗憾。但也正因如此,我对古人取名的雅致愈发心生膜拜,他们用充满诗意的文字,为这壮美的自然景观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。

弯弯曲曲的乌江,如同一条灵动的巨龙,在屏风般的群山之间蜿蜒流淌,从我们的正前方缓缓扑来。抬眼望去,在峡谷

狭窄的缝隙中,天空仿佛变成了一块蓝布,纯净而深邃。

这片乌江水域,曾是川盐入黔的重要水道。遥想当年,纤夫们赤着脚,在绝壁上艰难地跋涉,他们喊着嘹亮的号子,那声音响彻峡谷,充满了力量与坚韧;马帮驮着桐油,在蜿蜒的古道上穿梭,马蹄声与铃铛声交织在一起,回荡在山间。如今,江面上游船往来穿梭,虽不见当年“万舸撑舟下乌江”的盛况,但却有着另一番宁静与祥和。唯有那悠悠的江水,承载着黎芝峡美丽的传说,以及两岸人家绵长的故事,不急不缓地流向远方。

当游船即将抵达县城时,我们遇到一条在江面上训练的龙舟。龙舟在江面飞驰,船员们整齐划一地挥动船桨,喊着铿锵有力的号子。我们一船人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,纷纷模仿起龙舟号子,与他们热情地打起招呼。

暮色渐渐四合,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,给乌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此时,船也缓缓抵达了县城码头。沿河而建的吊脚楼次第亮起灯笼,橙红色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,随着江水的波动轻轻摇曳,与对岸思州古城的轮廓重叠在一起,宛如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。

乌江30公里的行程,让我们恍若穿越千年时光。这里的山,没有三峡那般锋利如刀,却多了几分土家儿女的柔情,它们连绵起伏,宛如温柔的臂膀,环抱着乌江;这里的水,不及长江浩荡,却有其温婉与坚韧,它静静地流淌,历经岁月的洗礼,见证着历史的变迁。当游船驶离码头,我最后一次回望,只见两岸青山渐渐隐入暮色之中,而乌江,仍如一条碧绿的丝带,将时光与传说,轻轻系在黔东的褶皱里。

初夏的开江

□陈自川(四川)

暮春已尽,峨城山褪去粉黛,换装青衫。三月桃李谢了芳菲,四月绿意浸透层峦。山间雾气氤氲,晨露未晞时,石阶苔痕斑驳,似披一层薄纱。春瀑或有余威,溅起白珠垒垒,濡湿我等衣袂。山庙荒芜残垣,唯余峨城胜境,云来云去,群山皆低,与仙人语无语,听内心事无事。

春退夏追,山色青青。杜鹃初红,零星点缀,新竹拔节,笋衣散落如盖。乡亲采蕨归来,背篓里满载时令馈赠,步履悠悠,停步放下,面向峨城山合十低语。此间岁月,似山泉无声,却自有深意。

驱车南行,至开江西南,一泓碧水豁然亮眼前。明月如镜,倒映四面青山,云影徘徊处,白鹭掠水,翘尖轻点涟漪。湖畔古木参天,藤萝垂绦,林间小径蜿蜒,时有松鼠跃枝,惊落露珠簌簌。湖心岛如螺髻,遍植柑橘,初夏新果上枝,青涩藏叶间,偶见渔舟系岸,网中银鳞闪烁,渔人赤足而立,笑谈一网收尽半湖夏。

湖东有智慧亲水新景,智能游船无桨自渡,科技与山水相融,少年踏浪骑艇,欢

声惊散野鸭群。然老叟独坐石矶,垂纶不语,似与湖中千年沉静对话。此湖新旧交织,一如时代缩影。

再往东北,宝石湖更显浩渺。此湖乃人工造化,坝锁五溪,蓄水成渊。春时桃花岛灼灼其华,至夏则绿树成荫,湖湾曲折处,柏木森森,舟行其间,如入迷宫。忽见岛畔农家,瓦舍炊烟,晾晒鱼鲞于竹匾,腥咸随风,混着草木清气,竟成独特乡愁。

湖西有温泉名飞云,泉自地脉涌出,硫磺气息氤氲。农事毕,老翁浸身汤池,闭目长叹,此水暖骨,胜饮三碗烧酒。而今游客纷至,池中笑语喧哗,唯见老妪独坐池角,以布巾蘸水轻拭额角,喃喃道:昔年钻探队开泉时,老身尚是采茶女……

转道往宝塔坝,沃野千顷,荷叶出水,尖角铜钱,天光云影水底成画。田间白鹭信步,农人戴笠荷锄,身影没入云浪。忽见平野突起一峰,上有白塔凌空,七级飞檐,鸱吻衔日,铜铃悬角,此乃明代宝泉塔。塔身斑驳,砖缝生蕨,门楣双凤朝阳石雕已风化模糊。

登塔远眺,坝田如织,新式农舍星布,无人机低旋施药,嗡鸣声惊起鸟雀乱飞。塔下老者拄杖而言:昔年建塔镇万宝之泉,求风调雨顺;今人植荷养鱼,稻渔共生,景物两欢。宝泉塔反倒成了看风景的闲物!言罢大笑,缺齿漏风,却眼光烁烁。

坝中三色步道,偶有跑步者擦肩而过。丝丝细雨温而润,凉而微冷。旱金莲爬上矮杆,黄花如蝴蝶风中摇曳,金鸡菊黄金菊亦赶来凑热闹。满畴荷枝沉睡一冬,似未醒来。那边浅水处,几片荷钱沾水,似与我对话,傻川哥,流连此处为何?此时,我神出壳,唐时薛涛似有——花开不同赏,花落不同悲。花开花落,此间人物,何有意过客如我。

途经开江工业区,厂房林立,各有秩序。淇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,女工指尖翻飞组装零件,流水线如银色长河。午休时,或看短视频,或聊家长里短,或闭目养神,互不打扰,空气中工业器件味与女子香脂味不断钻进鼻孔,总以为某个角度有七仙女下凡。

归途雨浓,车窗迷蒙。远山如黛,宝塔隐现。湿漉漉的初夏,濡湿的不止草木砖石,更有新旧更迭的生机。开江的温润里,蒸腾着五千年农耕的汗,亦凝结着智能时代的露。天地如逆旅,我辈皆行人,唯愿此间山水,长保祥宁,春华秋实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